

硕士学位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作者姓名： 仲晓萌

学 号： 21719011

指导教师： 洪晓楠 教授

学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答辩日期： 2020年5月20日

大连理工大学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作者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内容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其他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学位论文题目：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签名：

日期：2020年5月20日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属于大连理工大学，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题目：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签名：

日期：2020年5月20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20年5月20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日期：2020年5月20日

摘 要

随着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模式，因而如何正确认识并阐释大众文化愈发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以其决绝的批判精神和独特的批判视角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声音，深入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内涵及价值，对推动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建设及可持续健康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首先对大众文化产生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追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运用在针对大众文化的剖析之中的思想之来源，梳理了囊括法兰克福近几代代表人物的大众文化思想。其次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具体内容，这个部分是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全面而详尽的阐释，是核心所在。最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展开评价，基于对其理论贡献和理论缺失的反思，从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该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意义，在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的文化进程中寻求并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路径。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因带有的片面性、偏激性、悲观主义色彩而表现出其理论局限性的一面，但法兰克福学派所坚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批判精神仍使其理论具有时代价值。这一经典理论的批驳精神及其基本内容对于我们正视大众文化现象、透视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而推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启发价值。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大众文化

ABSTRACT

As the popular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affects people's thinking and behavior patterns in a subtle way,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mass cultur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popular culture, the Frankfurt School issued a strong voice with its decisive critical spirit and unique critical perspective. It deeply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have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irst of all, it deeply analyzes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 traces the sources of ideas us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Theorists in the analysis of popular culture, and sorts out the masses that include Frankfurt's recent generations of representatives Cultural thinking.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This par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which is the core. Finall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n Frankfurt School wa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theoretical deficienc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was proposed from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n Chinese mass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ultural process that exhibits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it seeks and broadens the path of building socialist mass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shows its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due to its one-sidedness, radicalism, and pessimism, the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critical spirit that the Frankfurt School adheres to still make its theory of contemporary value.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of this classic theory and its basic content ar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ing value for us to face up to the phenomenon of mass culture,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ss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ultural criticism; Popular culture

目 录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I
摘 要.....	I
ABSTRACT.....	II
1 绪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意义.....	1
1.2.1 理论意义.....	1
1.2.2 实践意义.....	2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
1.3.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3
1.3.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5
1.3.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6
1.4 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7
1.4.1 研究思路.....	7
1.4.2 主要研究方法.....	8
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9
2.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9
2.1.1 德国极权主义.....	9
2.1.2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	10
2.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	11
2.2.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11
2.2.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12
2.2.3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13
2.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14
2.3.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始创.....	14
2.3.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	15
2.3.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衰落.....	18
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20
3.1 揭露了大众文化的特征.....	20
3.1.1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	20
3.1.2 大众文化的模式化.....	21

3.2 对大众文化功能的批判.....	23
3.2.1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	23
3.2.2 大众文化的操控性.....	24
3.2.3 大众文化的“大众性”.....	25
3.2.4 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26
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价.....	29
4.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贡献.....	29
4.1.1 理论研究的开创性.....	29
4.1.2 理论阐释的深刻性.....	30
4.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缺失.....	31
4.2.1 消极被动的大众观.....	31
4.2.2 悲观的大众文化观.....	31
4.2.3 片面的文化价值观.....	32
4.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意义.....	33
4.3.1 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反思.....	33
4.3.2 对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启迪.....	34
5 结 论.....	39
参 考 文 献.....	40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43
致 谢.....	44
作者简介.....	45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更趋向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完善,大众文化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文化虽然在市场机制的推进下成为了大众能够进行消费的对象,但一味的享受消费所带来的短暂快感而忽视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本质只会让人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份量甚至更大的压抑,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仍然具有意义的原因就在于文化通过对其自身的不断批驳而永葆其超越性的本质。在这样的境况下,正视大众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使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众文化这一区别于精英文化的崭新的文化模式的产生与蓬勃发展成为了众多文化研究者们研究焦点,在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可以说是独辟蹊径而又影响深远的。可以说该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深度批判不仅塑造了西方社会近二十年的整体大众文化的研究框架,而且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同样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大众文化研究之路的开启到今天结合具体实际的探索都或多或少地洋溢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思想的光辉。尽管这一经典理论已然不能十分贴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实际,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坚守的批判精神仍具有时代价值。置于中国文化蓬勃发展并一步步迈向世界的当下,不再禁锢于以往的批判模式,再度认知和解读本土大众文化既要我们吸纳符合时代要求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益的文化思想,又要我们对这一经典的文化批判理论展开阐释与参考,只有在以经典为奠基进行反思与总结的过程中方有实现创新的可能,方能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与建设朝着无比正确的方向以愈发稳健的步调前进。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 有利于深化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认识

始创性和奠基性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文化研究与批评领域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始创性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在时间上是最早、在内容上是最系统的对大众文化展开深入探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以对大众文化的特

征之一的商品化批判为起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会导致其模式化和伪个性化的表现，由对大众文化特征的揭露进而对大众文化的操控性、欺骗性、强制性和心理控制功能进行批判。由对大众文化特征的揭露到对大众文化功能的批判，层层递进互相关联，足可以看出这其中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这种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考量使得该理论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始创性及长远的影响力使得后来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抑或是大众传媒理论探究者都无法忽视该理论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奠基性在于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因带有的片面性、偏激性、悲观主义色彩而表现出其理论狭隘性的一面，但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也都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而创立出新的理论。因而，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一经典理论的仔细梳理与阐释，不仅能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还能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契机来思考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与建设。

(2) 有利于在反思中创建贴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大众文化理论

对中国现今大众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细致地究察与溯源就可以从中找到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和研究方法的印记。中国本土文化理论资源较为缺乏使得国内学者会借鉴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来考量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但是借鉴有些时候会过于直接和武断，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该理论的研究就超出了原本参考借鉴的层面而变为“拿来主义”式的套用。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应该是根植于文化批判理论中的，如果没有足够重视这种差异性而直接用这一批判理论纠偏并指正我国现有的大众文化发展实际就会发生偏离，即这一批判理论在实践层面无法解决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而，在对这一经典理论进行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反省与深思，批驳性的吸收该理论中与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相契合的积极性要素，在这种汲取和参考的助推下实现贴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创建。

1.2.2 实践意义

伴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融入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活。它使人们一方面获得了别样的精神体验，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因“娱乐至死”而陷入精神萎靡的境地，直接影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进行价值引导使其在正确的方向上健康有序发展就显得急切且必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批判大众文化的源发性理论指出了大众文化具有的多个方面的弊端，这些弊端最终会使文化失去其超越性的维度而仅沦为一种工具，这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基于对这一经典理论的研究，总结其理论贡献与缺失，对于推进中国大

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的文化进程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路径,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且积极的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3.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一、研究专著方面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我国也经过了一段起伏跌宕的历久发展过程。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最早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主要是对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的理论著作进行翻译,对其研究内容进行大体性介绍。到了8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活跃,一些学者着手对该理论进行简短的框架式的介绍并出版了著作,比如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江天骥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也迎来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围绕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著述,引用原文也以大众文化理论为中心,《启蒙辩证法》中阐述的文化工业理论成为当时被援引著述的重点。当时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学术主题是以本土化视角阐释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期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与结合,但研究过程中在这种期望的驱使下不免带有一种盲目崇拜的色彩。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法兰克福热热的冷却,学者们开始以反思该学派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取代盲目跟从。由此产生的“错位说”、“搔痒说”都是基于热潮退却后的理性反思的结果。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应该是根植于文化批判理论中的,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批判在运用西方文化理论时不免有些直接和武断,或者说没有足够重视这种差异性而使得用西方文化理论指导我国现有的大众文化发展实际而产生错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者们越来越注重的是该理论在现实层面能为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价值与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对该理论的研究的日渐完备,一些优秀的专著接续出现。如尤战生在《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一书中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从该理论的非大众性及非文化性两个方面展开透彻的研究,并且关注了该理论的理论缺失与现实意义。而赵勇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则是主要通过对法兰克福第一代理论家大众文化批判思想的分析,分析出了他们理论共同性的同时也注重了彼此的差异性,最终得出这一理论有否定性和肯定性两种话语及整

合与颠覆两种模式。这种解读方式为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正确的认知，并探索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与建设路径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除此以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学角度丰富了对该理论的研究比如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和朱立元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这些文章的出现为学者全方位地了解、多角度地剖析该理论提供了基础。可以看出，新的时期国内学者将研究重点趋向于分析该理论的理论贡献与缺失的基础上，以此为资源和参照解读它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与建设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论文方面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大众文化也呈现出壮大发展的态势，作为大众文化源头性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关于它的研究论文自然也是学术界的热点，呈增长的趋势。截至当前，仅通过中国知网以“法兰克福学派”并含“大众文化批判”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1992年到2019年共检索到257篇文章，单篇最高被引达49次。纵览这些研究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从对理论的相关概念的阐释着手，“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概念界定、概念出现的背景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分析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要义并对其理论贡献与缺失进行分析。例如王凤才的《“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影响”》，马驰的《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郑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及其现实意义》等。还有一部分论文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特别是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相结合，以反思并推进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例如邝炼军、李欧的《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大众文化》，陈将鹏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代视域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范凤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等。在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中，这种研究角度是比较普遍的，从对概念理论基本内容的论述（是什么）到对理论价值及局限性的探讨（为什么）再到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从中可汲取的有益启示（怎么做），就形成了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全方面的系统的研究框架。

二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论述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思想和其它大众文化批判思想。例如于文秀在《经典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将法兰克福学派与阿诺德、利维斯派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进行论述并比较，分析了二者的传承性及自身理论的片面性，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理论平台。胡志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比较研究》中，首先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大众

文化理论进行概述，接着阐明了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观”差异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各自理论的影响与启示，在比较中可以扩充理论研究的视域。

三是以一些多样化的视角分析并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1）现代性的视角。方敏在《论法兰克福对现代性的大众文化批判》一文中，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指出人的精神生活被“物欲”绑架而面临困境的同时详细阐述了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做出的努力与探索；（2）新媒介的视角。孔繁俊在《新媒介与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之视角》一文中本着法兰克福大众研究的立场，将伴随数字技术发展而诞生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对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新媒介下只是给大众文化提供了掩饰其商品性、娱乐性的新的躯壳，新媒介时代它的实质仍然毫无改变甚至会变本加厉。这无疑有力证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时代意义。李珺君的硕士学位论文《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也是从这一视角进行论述的；（3）审美理论的视角。邹一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大众文化的审美存在与审美现代性批判》通过对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的概念界定及西方在大众文化研究上的理论资源的介绍，进而从大众文化审美特征论述了审美娱乐性所带来的审美迷失和审美疲劳，最后提出美学理论应该如何改变才能抑制大众文化所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消费时代下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值得参考的部分。

1.3.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近国外学术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有着十分丰富且庞杂的研究成果，在这里笔者选取其中有典型影响力的著作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论述。

一是美国学者马丁·杰在其所著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通过八个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史、思想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为读者再现了那代人流亡的那段历史。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都对社会理论有兴趣的人，把他们联系起来，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正如书中所写的一句话：“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①法兰克福学派所坚守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走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以贯之要继承与秉持的。

二是德国学者罗尔夫·魏格豪斯在其所著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秉承了完整性、系统性和真实性，在马丁·杰著述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和私人档案等资料并以评论性传记

^①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的形式记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文化批判理论。从侧面展现了法兰克福学派近半个世纪的迁延发展历程及理论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

三是美国学者沃林在其所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通过九个篇章以现代性为线索集中讨论了 20 世纪西方思想的三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对这些思想流派的关系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关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自及彼此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个流派思想家们文化批评观念的解析,就能间接描绘出西方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轮廓。

四是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所著的《大众文化的神话》是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书中他通过剖析法兰克福学派、托洛斯基主义的教条论者与文化多元论者他们各不相同(甚至于相反)但又有共同之处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神话,进而提出文化是以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实践的文化观。本书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持续输出过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为视角来审视大众媒介、大众文化、大众社会,对我们理解、认识当下的社会和环境具有良好的借鉴之功效。

五是约翰·斯道雷在其所著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将文化领域的理论脉络较全面地进行了展示。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书中对阿多诺、霍克海默、洛文塔尔、本雅明的观点作了描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所剖析的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程式化、意识形态化的属性与功能,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体内容进行了研究与展开。与此同时,还将它与其他大众文化理论学派的相似和差异之处进行了比较。

六是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在其所著的《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中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与人们关联性高的文化现象着手以小见大地剖析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民粹派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理论。兼具学者与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双重身份的他在书中对大众文化的解读带着很强的乐观主义色彩,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悲观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的理解中,大众面对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并非是无选择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可选择的互动,甚至于是以大众为主导的选择。这为理解当今文化现象,如:流行文化、弹幕、网络直播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1.3.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上述对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研究方向已经从单纯的援引与解读原文、单一的对理论思想的阐述概括渐进发展为关注并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实践层面具有的价值,表现为与当代社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现象的结合,特别是在分析该理论的理论贡献与缺失的基础上,以

此为资源和参照解读它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与建设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现了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跃升，也更切实地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系统的研究框架角度来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已经从是什么、为什么发展到了怎么做的阶段，当前学术界在怎么做或者说如何做能更贴合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实际的层面仍有很大可发展的空间。比如中国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有中国印记与中国特色，自然要向内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大众文化相契合的部分，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滋养大众文化以最大程度地克服其商业化、娱乐化的顽疾，使大众既能放松身心又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升华。本文在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的特点，以实例个案融入到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阐述中，增强说服力和实践可行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中国做法。又比如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有益文化资源的持续补充与供给，档案文化资源就是可利用的不错选择，档案与大众文化和大众之间都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并保持了密切不断的联系，这种多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既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特点又能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1.4 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及发展历程。理论源自于实践，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对其诞生时代背景的认识和掌握是理解该理论的大前提。接下来，从异化学说、物化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对其思想环境进行了深入了解，从法兰克福几代代表人物的大众思想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都为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基于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脉络的了解，我们就进入到文章的核心部分，即从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功能两方面展开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的阐述。但任何理论都会有其贡献与缺失，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因带有的片面性、偏激性、悲观主义色彩亦存在着偏颇。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对该理论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着力探究其积极意义的同时尽力规避其不足之处，如此不仅能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真确客观的认知，还能进一步看清该理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1.4.2 主要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截至当前，通过中国知网以“法兰克福学派”并含“大众文化批判”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 250 余篇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分类与筛选，选出与论文研究内容契合度高的论文与著作，对其进行素材的汇集与整理，主要对文章作者的观点分析、归纳与总结。

(2) 系统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注重对事物分析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在本文中无论是对大众文化文化批判理论产生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理论基本内容的分析，都一以贯之地运用了系统分析方法。唯有此，才能周密而透彻的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并找到该理论与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3) 跨学科分析法。就其本身而言，大众文化就是一个融合了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如果仅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未免不太全面且妥当。本文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及应用过程中，尝试将档案学相关知识全方位地融合其中，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综合认知。

(4)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只有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真确的认知。本文不仅详细阐述了这一经典理论的生成发展、基本内容等认识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注重借鉴该理论解决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一方面以具体实际印证大众文化批判问题研究的理论地位，另一方面以理论指导实际增强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应用价值。

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2.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受到了来自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两方面影响。亲历德国法西斯主义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纳粹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后来学派研究者们流离辗转到美国，从看似自由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又敏锐地洞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这种借由自由民主之名的、间接借助技术手段而完成的另一种极权统治。这种强权色彩使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具有鲜明的现实特征。

2.1.1 德国极权主义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为战败国，接踵而至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是让德国陷入了惨重的波折之中。在此波折中政府的怯弱无能使得德国民众不满的情绪激增，这时的国内十分渴求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发挥领导作用，纳粹就在此时走入了视野。1933年，希特勒以总理身份正式上任。他煽动并传扬超人哲学，纳粹党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对德国实施独裁统治和专制控制，他鼓吹日耳曼民族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和统领性，犹太民族的地位低劣，于是对犹太民族进行了血洗和屠杀。法西斯将国家放在了首要位置，人民是国家利益无偿的服务者和贡献者。希特勒实行一党专政制，废除民主制，在对德国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大肆独裁和领袖崇拜。纳粹党对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进行了极大地控制，甚至建立了监视机构并以暴力对其进行管辖，若有人表现出不满情绪就会被投放集中营中备受摧残。人们生活在这些暴力机构的赤裸监视中终日人心惶惶，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经济领域里国家实行高度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实施强烈的干预与管控，大量资金和国库储备都被用于军备工业建设，人们的生活消费受到了管控和约束。以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的垄断市场取缔了原来以营利为目标的自由市场，德国当局撤除了劳动力市场并对自由就业进行强制性约束，劳动力分配权听任于国家，工资水平也在严苛的管控之下。在文化领域，法西斯的统制力度同样十分严酷。主要在以下方面以体现，首先纳粹建立了专门向民众讲解说明纳粹主义并传播纳粹精神的机构，以支持政治统治的稳定运作，并且设置监督办公室实现对国家文化领域的监管和督查。其次纳粹增强了对媒体的统制，媒体机构沦为纳粹势力的传声筒，通过媒体呈现出的内容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毫无例外地都成为了纳粹监视管理和散播宣扬的工具，在纳粹的控制下大众传媒失去了自主传达信息的自由而沦为了提线木偶。置身于这样惨厉的环境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纷纷逃躲出德国，亲历与人文主义相背离的纳粹统治的他们尽管在流离漂泊的过程中也依然坚持批判德国纳粹主义，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以批判、以

抵抗纳粹政权，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下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归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

2.1.2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

在受到纳粹政府高压统治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流离漂泊到了以自由而闻名的美国。但在对美国相对自由的环境进行亲身感受后，他们发现在美国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有另外一种极权统治存在着。在马尔库塞看来，德国的极权统治具有暴力性特征，而美国的极权统治虽然没有被暴力控制却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以科学技术为工具的统治。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使大众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思批判能力而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尽管物质需要被满足但也未能改变人的实质生存状态，人们对技术的倚赖最终会变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受到具有支配力量的物质社会的驱使。此外这种被满足的需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被预设的虚幻的满足，改变不了人们实际生活的惨淡却能驱使人劳动而沦为技术理性的奴隶。他认为美国社会依旧具有极权统治的本质。经济领域，此时的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愈发增强，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行业被大垄断集团所掌握，垄断市场渐渐取替了自由市场。政治领域的一体化现象表现在资产阶级通过对无产阶级劳动环境的改善，工资与福利条件的相对调节与安排，使得工人与之前相比更依赖于工厂，如此一来阶级矛盾得到缓解，社会革命得到了变相的压制。文化领域的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大众文化因其轻松简单的表达形式被大众所了解和接受并渐渐在美国占据着主流。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文化沦为了攫取利润的工具，其商品化、平面化、娱乐化逐步将艺术创造性消磨殆尽。大众文化以营利为目的致使文化变成了一件丧失艺术独特性的商品。大众通过这种文化只能得到短暂的感官的享乐，却不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超越性的快乐和体验。商业性的大众文化产品依照资本主义需求被生产出来满足人们被预设的需求，人们沉溺在虚假需求被实现的满足感中而放弃了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文化变为资本主义实现垄断统治可利用的对象。综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洞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这种不同于德国直接利用暴力镇压而实施的极权统治，它是间接地借助技术手段而完成的。他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度批判。

2.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靠主观臆想出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自然也是这样。它是该学派的理论家们以吸收以往思想家的思想精髓为基础，并将其思想应用于针对大众文化的剖析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就是如此产生的。

2.2.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其多本著作中对异化思想展开过阐述，其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现实层面上对资本主义非人化状况的批判与理论层面对异化状况的解剖分析相结合，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他揭示出异化的根本在于私有制，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能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使人的个性畸形发展。基于此他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异化劳动：第一，异化发生在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并不能占据其生产的全部劳动产品，与之相反的是，其生产的大部分劳动产品都由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是生产者却不能享有生产出的全部劳动产品而只能占据其生产的劳动产品中的很少一部分，劳动者作为生产者和生产出的劳动产品相分离；第二，异化发生在劳动本身与工人的关系上。劳动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人为生存发展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受资本家监督被迫进行活动，这已经和自由自觉的活动相悖，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随着劳动本身被异化人的本质属性也由此丧失；第三，异化发生在人和人的类本质之间。人的类本质是所有人的本质属性的集合，就是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能使劳动者获得本该应得的、隶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仅仅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这与人的类本质背道而驰。第四，异化发生在人与人关系上。人与劳动本身相异化且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那么处于异化劳动关系里的人与人间也无可避免地相异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异化的惨厉表现为阶级矛盾的无法调和及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对立。马克思开创了一种科学化、革命性、先进性的社会批判方式，同时也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分析并提供了解决的实践范本。

我们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身上看到了异化思想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行的批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启蒙反思为基点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他们认为经过了启蒙后的人们虽然获得了主体意识，但备受人们仰慕的理性却又一次被神化，人们就在过度迷信理性中束缚了自己。理性逐渐演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充斥着世界，人们被他们所生产的物所控制和奴役，文化成为巩固理性统治的工具。人类若要摆脱此种困境就必须推翻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和大众文化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抗衡。

马尔库塞对于文化工业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剖析中就有异化特征的体现，人的否定及批判能力的丧失所呈现出的单向度状态原因就在于处于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异化。弗洛姆在其《健全社会》中认为，异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无法割裂的部分，人们通过努力创造出了一个丰盛多样的世界但最终却成为异己力量受其统治，人创造出来的却不属于人，异化的特征也就由此体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运用异化思想阐述并论证他们的思想，他们将异化投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领域中，他们认为异化不仅仅体现为劳动异化，而且体现为社会方方面面的普遍异化。

2.2.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通过他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与分析推导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拜物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态。“物化”即指某种抽象的关系以物的关系和形式表征出来，它可以意指一种过程，也可以意指一种结果。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商品的特性渗入并浸透进人们的生活，人的关系表征为外在于人的物的关系。具体来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涵盖如下要点：第一，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物化。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沦为一种僵化的商品生产，成为了脱离于人自身的商品；第二，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活动的物化逐步剥夺了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劳动者沦为附庸；第三，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退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膨胀发展使得人表现为对商品的狂热，物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当物化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人的意识也会出现物化；第四，人的意识的物化。人的意识取决于主体行为，人的劳动和自身的物化使得人的意识随之物化。资本主义制度下，机械化消磨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模式化和标准化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标尺。对于无产阶级中所存在的物化意识，卢卡奇指出这种物化意识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消除这种物化就要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以自己阶级的意识自觉自主地对抗物化；第五，国家和律法的物化。当物化意识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与物化社会相匹配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互适应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国家和律法的逐渐物化。文化领域也亦是如此，文化是由人产生的，人的劳动的物化和人的意识的物化使文化需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性质相匹配，这个时候文化领域也难逃物化意识的侵袭。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他们接受了卢卡奇所阐释的物化已经囊括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从物化中看到了统治阶级利用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操控。他们认为物化体系中囊括了大众文化。人们沉溺在大

众文化产品所提供的虚假满足中，在丧失了能动性批判性后，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也就沦为单向度的文化。在《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不仅都体现出了卢卡奇物化理论思想的精髓，还都继承和发展了此理论。

2.2.3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大众文化理论批判拓宽了维度，从微观的角度将批判延伸至大众的心理。因此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分析对于深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必要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于《精神分析纲要》一书中，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他认为人的不同的意识层次内，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活动，这里的意识层次主要分为三个：意识，这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心理活动；下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这是只有在精神状态处于放松条件下人们才可以偶尔察觉的心理活动；潜意识，这种意识存在于人的深层意识中，无法被人们察觉，真正对精神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弗洛伊德又将精神层次理论进一步深化为三重人格理论。他提出人格结构主要包括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生物欲望以及性本能存储于本我中，生物本能的能量构成了本我，由于它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和管制，因而遵从“唯乐原则”，归属于潜意识。自我服务于本我，它遵从现实，在现实限定的范围内适当的满足本我，如若现实不予许，它便会抑制本我，因而它遵从“现实原则”。超我在人格结构中担任着管制者的角色，它用道德控制自我，对于本我中的过度欲望进行管控和压制，代表人格结构中高尚的一面，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可以说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获得了极大的启发。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人的思维和行方式渐渐地被程式化、统一化，人类在这种机械化生产生活中丧失了能动与反思的能力，变得麻木而冷漠，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是很不会感到快乐的。因而为摆脱压抑而获得快乐他提出了爱欲的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创造性的拓宽了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究其本质而言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作为部分而存在其中的，人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无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体验到了自由的快乐另一方面也会承受孤漠，持久的这种孤漠的感受会让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心理。现代社会下人们在拥有更为自由的选择方式的同时也会承受着同样份量甚至于更大的压抑。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获得的启发从意识的角度考量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工业时代下社会人的心理机制，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可以说是填补了不足的同时拓宽了维度。

综上，我们从异化学说、物化理论、精神分析学三个方面系统追溯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想渊源，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仅有着敦厚的思想渊源，也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其现实历史进程的轮廓。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通过与各种文化批判思潮的交错对话中，使其能够兼具现实与理论双层角度直击并反思 20 世纪人类面对的文化境遇。同时，根植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其提供了合乎发展规律的理论靶向和批判方向，使得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深邃而开阔，这为了解并思考 20 世纪人类的文化价值危机及抵挡文化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2.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汇聚了该学派大量代表人物对于大众文化研究而形成的思想，从对其始创、发展、衰落的阶段梳理和阐述可以搭建起我们对这一理论发展过程的框架式的了解。

2.3.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始创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中他提出“肯定文化”一词后，此后的研究他把启蒙的反思作为基点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大众文化。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的作用应该是让人摆脱控制，消除恐惧，使人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获得自由。但现实却是，经过了启蒙后的人们虽然获得了主体意识，但备受人们仰慕的理性却又一次被神化，成为了新的迷信。理性逐渐演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充斥着世界，人们被他们所生产的物所控制和奴役。霍克海默注意到了理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并总结了启蒙运动的弊端，进而他认为应该对“文化工业”进行无情的批判以实现启蒙的革新。在他与阿多诺共同著述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以启蒙反思为中心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

首先，霍克海默发现大众文化与阶级利益相渗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勾连，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地位，开始利用大众文化向社会公众宣扬其意志。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已经无法肩负起启蒙的重任，而只是以巩固现存统治和既有社会权力为目的的可利用的对象。其次，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文化已然失去了其作为文化的否定维度，文化的艺术性早已被商品性消磨。在垄断背景下，统治阶级成为制定大众文化框架的主体，个性沦为幻想。文化工业将文化归入到消费范围内，这样它就仅作为商品存在而文化的艺术性荡然无存。最后，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大众文化通过不断地许诺不断地欺骗使人们在虚假满足中走向深渊。大众文化并没有让人们感受到真

正的快乐，况且在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屈服的境况下，又何来的快乐？霍克海默也在研究中发现，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绪也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霍克海默以启蒙反思为中心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是具有开创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发展完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3.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兼具哲学家与音乐理论家的身份，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态度尤为冒险而开放。阿多诺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加上他自身对高雅艺术文化的仰慕使得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以文化的艺术性角度展开，将批判聚焦于流行音乐，由小及大，在《论流行音乐》、《管教音乐》等文章中均有体现。

首先，他基于流行音乐对大众文化的模式化与平面化特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的形成过程是模式化的，音乐模式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艺术内涵的消失殆尽。流行音乐的创作被纳入到资本化运作和商品逻辑的体系下生产，唯利润至上是其模式化的罪魁祸首。流行音乐作品受市场支配，在文化工业的炮制下独特性丧失，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只是实质内容和结构模式化的躯壳。比如爵士乐的即兴作品，尽管表演者演绎的极具个性化，但究其实质，作品的形成模式是标准的、平面的，这就说明流行音乐的个性化是完全被包装出来的。其次，阿多诺认为人们已经失去了抵抗大众文化产品的能力，被动接受替代了欣赏享受，这种状态对应到音乐反馈方面就是人们的意识停滞进而引发的听觉退化。这是因为流行音乐往往借予媒介进行循环和重复，循环重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反应也会机械化，形成一种无思考的直观式反映。从心理机制的角度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进行大众文化消费的动因是释放生活的压力，那最彻底的释放方式无非就是不带思考的直接接受消费的文化产品。如此以往，人们被动的接受文化产品导致意识停滞，进而引发听觉退化，即人们在接收流行音乐时失去了自我选择自我思考的资禀。最后，阿多诺结合流行音乐特征和人们的反馈状态，将批判聚焦于流行音乐，并由此揭露了大众文化已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现存统治秩序工具的事实。大众文化借由文化产品对人进行操控，大众文化通过不断地欺骗使人们在虚假满足中走向深渊，丧失了否定精神和批判精神。阿多诺认为，尽管身陷大众文化的欺骗中但仍需要解放与救赎。只是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助推下大众文化占据文化主流，甚至于现代派艺术无法承担起救赎世界的责任与使命，这难掩悲观与绝望。也许这种悲观与绝望的救赎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的道路，但阿多诺以文化的艺术性角度展开的对大

众文化的批判展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多维性、典型性、深刻性，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雅明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特别的人物，兼具美学家与哲学家的身份，他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观点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本雅明在其著作中从未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概念作出阐释，但是他对大众文化的态度都间接地在其艺术生产理论中得以体现。首先，他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内涵运用到其理论的生成中，艺术生产理论应运而生。他认为艺术的形成过程与生产流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艺术形成中起到支撑作用的技术是艺术范围里的生产力，在艺术范围内品鉴即为消费，如此一来，艺术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艺术的生产关系将受到艺术的生产力的影响，而艺术的生产力又能够通过艺术的生产关系反映出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只有当艺术生产关系和艺术生产力具备较高的协调能力时，才可以扫清艺术发展进程中的阻碍。其次，1936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两对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技术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二是技术与受众的关系。对于第一对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这些艺术作品之所以会失去艺术“韵味”，是因为机械复制艺术的出现，但他并没有因为艺术作品真实性的丧失而悲观，相反的，他看到了机械复制技术存在的意义，即借由机械复制技术所产生的批量复制品全面增强了原作品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共享力。对于第二对关系的论述，他认为机械复制技术改变了大众与艺术品的关系，艺术品由原来的被束之高阁逐渐转变为艺术品与大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发生这样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机械复制品进入艺术品市场以后，原来只能被少数人接触的现代艺术作品如今能够被社会大众接触；类型多样的艺术品通过机械复制技术展现在大众面前，为大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品鉴选择；机械复制技术不仅使大众有了接触现代艺术作品的机会，还让大众获得了自由品鉴的机会。

在本雅明的后期作品中，他也被技术所替代的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而感慨，可以说他在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及带来的影响上的态度是矛盾的，究其深层次来说，他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是矛盾中偏向肯定。他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不仅使得他的思想在对大众文化持明显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下而格格不入，而且也成为“阿本之争”的导线。虽然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所持的肯定态度显得异类，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所产生的影响力较弱，但思想交锋下难免有碰撞，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思想也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扩充。

兼具政治家与哲学家身份的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人的本质及人的价值等问题是马尔库塞的核心关注点，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以批判吸收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等大众文化批判思想为基础，以单向度思想的角度展开，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使救赎具体化的想法。首先，马尔库塞批判了肯定性文化。马尔库塞在《文化肯定性质》中接续了霍克海默对这一词进行详细阐释。马尔库塞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会衍生出肯定文化，肯定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它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众相信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理由，从而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使人们沉浸在虚假的幸福中而彻底失去否定精神和批判精神。如此看来，统治阶级利用了肯定文化来统治和奴役社会大众，肯定文化沦为了工具也充当了极权统治的帮凶。以此为基础，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欺骗大众、奴役大众进行了批判。其次，马尔库塞批判了压抑性文化。他在辩证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爱欲，欲望得不到解放就会产生心理机制的压抑性以至于文明的压抑性，那么压抑性文化就是根源。关于压抑的表现形式，马尔库塞认为一方面为基本压抑，即在文明的建立和发展进程中对人所要求的本能的压抑；另一方面为额外压抑，即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当文明发展到了已经不需要进行基本压抑的条件下却仍然对人进行强制性的压抑。他认为，额外压抑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社会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被统治阶级包装的大众文化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操控大众，以娱乐的外在表现形式消解大众内在的自由意识和否定意识，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就是赤裸裸的压抑性文化。最后，马尔库塞批判了单一性文化。他以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切入实现对单一性文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技术本身就是统治者对于社会大众的一种控制形式，技术理性的控制与比暴力更为隐蔽，它借由技术生产出来的单一性的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单一性破坏了文化本应具有多样性和创造性，这种单质生产使得文化工业部门渐趋一致，就从根源上消除了一切不一样的“声音”，便于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思想进行控制。可以说，单一性的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实现控制功能的有力武器，马尔库塞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单一性文化，以此实现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

总体上来看，马尔库塞从始至终是基于其单向度理论来进行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单向度理论的阐述来自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他认为极权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性的声音被强制压抑被湮没，人们逐渐丧失了否定意识和批判意识，社会失去双面性而成为只有肯定面的单面社会，而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也将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因此文化也沦为只有肯定向度的单向度的文化。马尔库塞为了改变社会现状，提出了一些具体化想法：要维护艺术本身不被技术破坏的崇高性和创造性，艺术不能被现实完全框定、固化，释放人的天性和爱欲，达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尽管马尔库塞所提出的使救赎具体化的想法有乌托邦空想的色彩，但却是基于现实中人单向度生存状态下的

一种反思和考量。综上，马尔库塞基于单向度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批判及反思进一步优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2.3.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衰落

身兼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身份的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以批判吸收老辈思想家的大众文化思想为基础以“生活世界”和交往理论为切入点，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重建。重建而非范式批判，被认为是大众文化主流批判思想的完结，为何要重建呢？哈贝马斯认为前辈思想家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批判既缺少明晰确定的标准也未曾深刻剖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病症”和“病因”。基于此，哈贝马斯批判性吸收并创造性改造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是关乎人类生活并与之有密切的联系，由文化、社会、个人所构成，生活世界为主体活动的进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平台，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其预设的背景。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究其根本来说生活世界和体系失衡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和“病因”的导因。生活世界是由价值、意义所构成的，它强调彼此的关系和联系，当它受到代表着资本、权力等中立性的媒体的侵犯的时候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造成的结果就是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和生活世界里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被威胁。哈贝马斯提供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进行的病理学分析并且尝试给出了解决的方法，即基于生活世界对大众文化展开批判重建。他从如下几方面着重于重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第一，他再一次限定了大众文化的意指。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公共领域中受到代表着资本、权力等中立性的媒体所入侵并腐蚀的文化。代表着资本、权力等中立性的媒体侵犯到生活世界中打破了原有平衡，进而公共领域的文化交流受到影响，大众文化就由此成为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它原本的批判功能逐步弱化几近消失。他还分析了体系媒介之于大众文化的作用，认为大众文化内置了商品原则、置换了公私领域人性经验、强化了感官、功能的一体化。另外，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表达了他对大众文化持有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尽管大众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的多方面要素的影响而显示出缺陷，但也正是这种种使得大众文化自身仍具备革新的特质，在公共领域也可以释放出正面的能量。其次，他在大众文化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仍持有乐观态度。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二者关系的态度是决绝式否定的。但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他认为对于传媒过程中的要素要区分看待，其中的技术专家制是要予以批驳的，但对艺术还是要秉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传媒技术也并非作为工具理性操控大众的思想，虽然借助传媒技术的大众文化在和大众之间表现为单向的互动，但借由传媒技术实现传播这一过程本身在公共领域内就释放出了革新的动能。最终他提出了

独一无二的大众文化评价标准。在他看来早期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过程导致“阿本之争”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规范化的评价标准。规范化的评价标准下可以有效规避各执己见情况的出现。因此，他主张理当基于生活世界制定大众文化的评价标准，既不依赖于哲学的逻辑推理也不依靠于技术因素的支持，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理想的交往情境”就是一个可成为评价标准的选择。此外，他鉴于先前大众文化研究中规范和经验性研究缺乏的问题而提出应该有机结合批判的阐释学与经验方法来进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

尽管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和交往理论为切入点，主张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具体语境下对大众文化展开重建的做法引来了质疑，但这仍不能否认它的理论价值，即哈贝马斯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境地，而重建也意旨着与先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大众文化批判所秉持的方式的脱离，此种重建是对沿袭的批判主旨的完结。

3 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特征的揭露与对功能的批判。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详细阐述不仅可以让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本质有清晰的认知，还可以有效避免我国大众文化发展走上弯路。

3.1 揭露了大众文化的特征

3.1.1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世界中的文化产品受价值规律支配，原本的艺术创造性丧失，愈发呈现出商品性的特征。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的商品性早已经将艺术性消磨残蚀，其本质的文化内涵早已消失殆尽。大众文化的彻头彻尾的商品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被纳入到市场运转体系中，利益至上的原则使其沦为攫取利润的工具。在现代技术和资本的支持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的精神需要而创作生产，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家逐取利润的要求，为了满足市场上的销售，带有明显的商业因素。马尔库塞曾这样分析：“如果面向大众的信息传播完全和谐且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它们便使这些文化领域恢复了对它们自己的共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价值而是交换价值。”^①可见，对于文化工业发展来说，商业市场的需要已经远远大于人的需要。商家关心的是获得的利润，创作者关心的是文化产品输出的经济利润，文化产品的风格是由市场定义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失去了其独立性而屈意服从于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大众文化产品的存在价值就是换取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下的电影票与口香糖在赚取利润方面丝毫没有质的区别，对于资本家来说大众文化无非就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的商品。

其次，大众面对大众文化产品时是消费者，但也被消费所操控。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大众来说，作为商品，大众文化产品比如电影、音乐和普通商品比如啤酒、面包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都是可以通过金钱买到的。同样作为消费品而言，大众对电影、音乐和啤酒面包的消费所获得的快感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要有钱，人们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就和获得一般消费商品一样的方便简单，同样的消费态度和行为使得消费感

^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受也如出一辙。大众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和逐利性使得消费者在无形中被商品所操纵和控制。

再次，大众文化的商品性特征还体现在它对其余文化艺术产品和各种文化活动的全面的渗入与浸透。电影、音乐、报刊、小说等大众文化产品变为资本家谋取高额利润的可利用之物，纸质印刷、电台设备、无线电广播等传播媒介也成为追逐利益的花式手段，就连旅游这种具有私密性的消闲活动也逐渐被资本家商业化了，成为其牟利的工具。旅游最初作为一种放松身心、减缓压力、融入自然的休闲方式被旅游业的发展所打破，逐渐发展为经济增速的助推器和旅游业商人获利的工具。

最后，广告领域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又一体现。大众文化与广告有着紧密复杂的关系。第一，广告自身成为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体现出大众文化和广告的融合。广告通过机械地重复地宣传源于生活却又疏于生活的细节，给人们描绘出一种近乎实现的美好愿景来吸引、煽动消费者。广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宣传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从而扩大销售额并为资本家带去最高额的利润。第二，广告经常和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影随形地出现或内置于其形式中，比如大众在听音乐或看电视时，总是能不经意间感觉到广告的存在，这就使得大众文化产品间接地与广告绑定并发挥了广告的功用，广告的商业性也就充斥在了其中。大众文化与商业广告的紧密复杂关系说明了大众文化领域彻底的商品化特征。

3.1.2 大众文化的模式化

法兰克福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工业产品在利润的驱动下会忽视文化产品本身的艺术创造性。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它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而从属于代替作品的格式。它使整体和部分都同样地从属于格式。”^①表面上看，文化工业给人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文化产品只是统一标准的复刻。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商品与文化、利益与艺术是矛盾不能兼容的，该学派从商品化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之后又从艺术的角度对其模式化进行了批判。

首先，大众文化的模式化会导致艺术个性的丧失。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风格化、创造性应该是与之相对应的，模式化、机械性是与之对立的，但大众文化产品恰恰就是个性及创造性丧失后的模式化和程式化。《启蒙辩证法》中，曾这样提及“人们在听轻音乐时，从听到的流行歌曲的第一个音节，就可以猜出后来的续曲”，“短小故事的字数也是不变的，不多不少老是那么多。甚至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①具有固定化模式和标准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着市场，艺术的真实性与崇高性被复制性蹂躏。趋于模式化的毫无个性的文化艺术产品满足了人们即时的感官的享乐，却无法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艺术体验和真切的审美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可以代表陈腐老旧、僵化老套，缺乏生命力与创新力，而这些足以破坏掉艺术本身的特性和内涵。“文化工业最终使模仿绝对化了。……谈到文化，总就已是违背文化了。”^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这样的表述表达出他们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模式化所持的颓丧与无望。

其次，大众文化的模式化特征诱发大众文化的伪个性化。大众文化具有的模式化特征使得大众文化究其根本来讲是固定僵化的、千篇一律的。鉴于对大众追求“新鲜感”的考量，过于陈规化的雷同的东西是不会激发大众购买欲望的，因而文化产品最终呈现出的个性与新奇就引起了大众文化生产者的关注，比如电影的制作技巧层出不穷，明星的服饰个性前卫，书刊的包装精美别致。然而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与大众文化模式化有着直接关联的伪个性化的显露。形式的新奇和个性是为了掩饰实质内容的苍白、虚无、单调，扼杀了风格的模式化被借以先进的技术遮盖上了个性的外衣，大众被表象的别出心裁所蒙蔽而购买消费。即便大众文化产品外在表现形式的再花样多变也改变不了它维系大众文化模式化实质、赚取商业利润的本质，因此其伪个性化毋庸置疑。

最后，大众文化产品的模式化极大限制了大众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产品的出现一方面能充实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轻易获得中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资禀。大众文化产品模式般的呈现会削弱大众主动思考和探索的能力，对文化产品的接受过程由积极主动变为消极被动。这种模式化的现象就比如：当人们在听某种音乐的时候，从听到的第一段旋律就能猜到后来的续曲；当人们看某种类型的电视剧的时候，会依照一定的模式推测出故事的全部脉络发展。当这种模式化的文化产品重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反应也会机械化，形成一种无思考的直观式反映。长此以往，文化产品的无孔不入的模式化会直接影响大众的主体性。一方面，在文化工业产品驯化影响下，大众对事物的反应会愈发趋于机械性，很少会进行反思和改变，更多的表现是顺从、适应、维持现状，从而丧失否定和反叛的意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模式化使得艺术内涵消退的同时也使艺术的欣赏群体发生转变，之前对文化艺术极度缺乏研究的大众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17页。

^②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渐渐占据了中心位置，审美能力匮乏的大众又很难察觉到大众文化的本质，这就使得在文化产品消费的过程中，大众会更容易受到他人意志的操纵与控制而丧失主体决断的能力。

3.2 对大众文化功能的批判

3.2.1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工业文明体系下的文化产品虽然失去了艺术创造性，但却仍借由娱乐消遣发挥着功能。由现代科学技术包装起来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伪装性和蒙蔽性，使得大众在娱乐消遣中也不可避免的被大众文化所欺骗。大众文化的欺骗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一边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遣的方式一边又在诳骗着大众。大众在经过繁重机械劳动的闲暇之余更乐于在娱乐消遣中寻求释放，大众文化产品满足了大众的需求的同时也使大众在虚幻的满足中被欺骗。比如电影，大众在观看电影时往往认为电影是实际生活的延续，将现实生活与电影情节相等同。如此一来大众就难以分辨现实与虚幻，依然沉醉在电影所构筑的虚幻的享乐中，极大地削弱了大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享乐的背后是一种逃避痛苦的状态，是一种无能力的选择。在享乐的过程中，大众通过美好的电影情节而忘却现实中的烦恼与忧愁，进而就会产生期望逃离躲避现实的思想，而这种逃避思想会削弱大众的反抗意识、消除大众现实的不满。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外表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娱乐的艺术形式，但这背后却是以短暂的娱乐形式影响消费者的身心。文化工业就通过制造出能让人们暂时忘记痛苦、舒缓身心的产品而隐藏了其欺骗和控制的目的，进而使社会大众对生活实际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在虚假的享乐中放弃自我，失去了辨别真伪和反抗现实的能力。

其次，大众文化实现欺骗的手段除了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遣，还有通过许诺的方式给人们构造出一个虚幻的幸福世界。文化工业许诺，人们会通过多变的情境和形式获得快乐，但实际上这种许诺从没真正兑现过，所有的许诺只是为了让消费者用无法实现的空想安慰自己。消费者虽然受到目不暇接的广告的诱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是惨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是被预设的，消费者的需求是被预设的，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借由娱乐的形式麻痹欺骗消费者，使他们盲目地认为需求被满足而感觉幸福。而这种满足是幻想中的满足，是大众文化借由娱乐等消费形式创造虚幻的需求来遮掩大众的真正的需求。所有的一切都在统治者的控制下，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文化产品提供的虚幻的满足掩盖其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使大众安于现状，丧失反叛精神和反抗欲望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

最后，大众文化借由真切实在的外表传播着欺骗大众的荒谬不实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对文化的控制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控制体现在对于威胁统治地位的信息传播被遏止，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新闻被刻意虚假制造并宣传以使大众信服。比如在新闻传播的环节，通过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给大众的画面是真切的，但它传播的信息却是在统治阶级选择后想要欺骗大众而捏造的不实信息。还有在电影的后期制作中，剪掉和保留的部分、强调和弱化的部分都依赖于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他个人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因此本来真实的内容与场景经过不断的剪辑或强调部分后呈现出来的信息就含有欺骗性。这种内容和形式的不统一性为统治阶级欺骗大众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假借其文化产品真切实在的外表传播与实际相背离的信息，对大众进行迷惑、欺骗。

3.2.2 大众文化的操控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大众文化表面上看对人们不具有强制性，艺术家有创作作品的自由，大众有选择文化产品的自由，但是，实际上大众文化依然在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控制之下，其对人们的操控和驯化是无所不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加速了商品化和权利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文化领域也无例外。大众文化的操控性主要在如下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大众文化对人的操控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接受是被迫的、被动的。《启蒙辩证法》中曾这样论述“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中，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大众的一切时间，无论是在工作忙碌时还是在放松休闲中都会不自觉地受着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在大众中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加强对它的控制以使他们的思想被大众认同。国家和社会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向大众传播能够对大众的心理和思想产生驯化作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所包含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能使人们丧失自我决断的能力，成为被操纵和控制的玩偶。人们无时无刻都沉浸在文化工业品中，使得大众文化对人的操控隐蔽而持久，人们无法逃离而只能被迫接受着大众文化传递的信

^① 马克思·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息。技术时代的大众文化通过灌输思想操控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于是，大众文化操控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大众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单向的，被迫接受远大于主动影响。阿多诺在研究中发现，广播、电视、电影只能单向的为大众传播文化或信息，大众往往无法在观看电影或收听广播时表达个人的想法和意志，电视节目和大众之间无法形成双向的对话和互动，使得大众在大众文化传播期间只能充当看客。正是由于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具有的非双向性特征使得大众面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时只能迫不得已的被动接受。

大众在这种操控功能的影响下，一方面由于在接受文化工业产品时无法介入任何个人的想法或意志而变形成了一种机械化反应，因而只会消极接受社会强加给个体的价值观念而逐渐失去了个体受控制的意识，同时也就消磨掉了反抗情绪和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操控功能使得大众倾向于也更轻易相信大众文化所传播的内容是真切可靠的，大众越来越难以区分幻觉与现实、真实与谎言，当文化产品带有欺骗性的时候，就为统治者实现对大众的欺骗和控制带来了可乘之机。

3.2.3 大众文化的“大众性”

根据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的论述，和之前的任何时候相比，大众文化都理应具有大众性特点，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应该具有满足大众多样化审美需求的能力。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大众文化没有满足大众，反而通过控制社会大众的心理以达到控制社会大众现实行为的目的。大众文化并不是以武力胁迫或威逼的形式欺骗、控制大众，而是以极难察觉的手段实现对社会大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渗透，并最终达到控制社会大众心理结构的目的。大众文化的心理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大众文化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贯穿在个体成长的全过程。大众文化对人们心理产生的作用和筑造远比成为成人时要早，初始于还是孩童的时候。其原因在于孩童时期的心理机制对大众文化强加输送的规范和规则很少产生反抗的意识，如此伴随着大众文化的灌输而成为成人时，他们的自我人格中就已形成了社会控制的成分印记。根据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自我人格中可以反照出现实社会对个体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涵盖了个体自身本能的意向。当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贯穿于个体成长的全过程时，自我人格中个体自身本能的意向就会被削弱，此时的个体就倾向于把外在的已然存在的规范作为自己的分辨正误的标准。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视角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在个体成长过程所充当的角色和家庭中的父亲近或相似，但大众文化并没有引导大众塑造健康的发挥本性的心理机制，而是强化他们的遵从和顺从意识，强化他们自身行为标准与已定的社会规范的一致性。

第二，大众文化鼓励大众把其向大众传播的社会规则内化于心，与个体的超我融为一体，便于大众文化达到操控大众、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大众文化并不能只靠生硬枯燥的空谈驯化，而是借助一种最大程度被大众所接纳的机制。因而，大众文化借助设立明星仰慕以强化大众自身行为标准与已定的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单单的空谈说教是不足以说服大众遵守和服从已定的社会规范的，但假如社会规范是通过这些与大众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明星所表现出来的话，大众便会在对明星仰慕的过程中自愿自发的认同并遵从社会规范。文化工业设立了数量众多的明星，而后使这些明星成为已定社会规范的自发的遵从者，再让大众在对这些已定社会规范“代言人”的崇拜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内化社会规则。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中这样提及“在民主的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取决于消遣工业。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①

第三，大众文化利用不断重复的技巧固化、强化对大众的心理控制。心理控制不是即时的，是一个长期规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不断的重复所传播的社会规则才能逐渐被大众认可并转化为自我规范。大众真实的需求被社会利用大量模式化大众文化产品提供的虚假需求而消磨替换，大众不符合社会规则的要求被社会利用标准化大众文化产品并在其重复作用下而丢弃，长此以往，大众更喜欢接受熟悉的重复的事物而排斥富有创造性的事物，而缺乏自主选择的能力和意识。在心理结构中的表现就是社会规则深植于心并内化于自我准则，就很自然的把社会外在压制变成了内在的自我管制，从而把个体塑造成虽然生理层面表现成熟，但心理层面处于不匹配的原始状态的更容易被大众文化控制的幼儿，进而导致无差别性大众群体的形成，如此，大众文化就成功的的固化、强化对大众的心理控制。

3.2.4 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换句话说，它具有辩护功能，而辩护功能实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这种辩护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众文化自身具有的欺骗功能。大众看到的世界是统治者想给大众呈现的样子，文化工业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文化工业产品所传播的信息，除了有娱乐大众的作用以外，还有或者说更多的作用是让大众按照惯常模式被动接受大众文化，并遵循既定的社会准则来看待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现实生活，最终达到控制思想、泯灭反抗意识的目的。二是大众文化是一种只有肯定面的单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向度文化。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受到统治阶级的操纵和摆布，裹挟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被无限消费和传播，这种信息与利益的一致性使大众文化就像一个滤清掉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不满、反抗、否定的思想的社会过滤器，退化成一维的只有肯定面的单向度文化。这极大限制并阻碍了人类的自我解放，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警醒并洞察到了这一点，于是不遗余力地对此批判。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众文化产品借由自身向大众提倡的主题及文化产品的编印出刊和上市都在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严苛的把持下。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认为统治者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大众文化的管制和管控，这种管控体现在禁止大众文化产品传播威胁统治地位、扰乱统治秩序的信息与言论并且大众文化产品的主题需要获得上级部门的准许与批准。处于如此长时间的强压性的统制下，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会向同一种统治阶级认可的模式靠拢，而它所呈现给大众的内容也无非是维护并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

第二，大众文化（肯定面）的单向度为社会统治充当了爪牙、提供了辩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着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沉溺于在虚假的物质享受里，忽略了个体受控制的真相，富足的生活击垮了人们内心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社会的拥护者。文化工业产品所堆砌的虚假社会剥夺了大众的辨别能力，使其无暇思考与反思。因此，统治阶级利用大众文化产品欺骗大众、愚弄大众、向大众灌输意识形态，使社会大众能够遵循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社会秩序，并甘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大众文化沦为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掩护工具。大众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其肯定性特征为达到同一社会和固化大众的目的充当了辩护的工具。

第三，大众文化通过满足大众的需求消解了其不满情绪和批判意识，把人们对制度和现实的不满和忿恨都抑制在思想的层面而防止转化为暴力冲突和暴力行动。《启蒙辩证法》中，曾这样提及“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①统治阶级利用大众文化向大众传播虚伪的、被无限美化了的现实，将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绑定一致进而实现对大众的操纵控制，如此就能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大众文化通过对虚假社会的持续描绘以安抚大众的反叛情绪，消解大众的批判意识。大众反抗的原由逐渐被虚幻的美好所瓦解，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热衷于对固有社会制度的反抗，而是达成了一种和解，顺从逐渐取代了反抗，即使还有反抗的些许想法，也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而不会付诸于行动的意念。人们在这种欺骗中把被支配当作了舒适，沉溺在文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化带来的虚幻满足中而丧失了否定现实和追求自由解放的能力，自觉自愿地成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顺民。

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可以说是贡献与缺失并存的，贡献在于其理论研究的开创性和理论阐释的深刻性，缺失在于其提出背景的具体性以及与此特定背景所关联的消极被动的大众观、悲观的大众文化观、片面的文化价值观，无不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悲观偏颇的批判风格。当下我们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厘清并明晰它的理论贡献与缺失，不仅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认知这一理论，还能探究其在当今体现出的更为贴近时代的现实意义。

4.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贡献

4.1.1 理论研究的开创性

从内容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开创性在于为研究大众文化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即商品性角度。文化艺术品被全面的商品化，这是一种现象，但更是一种资本主义内含逻辑。文化艺术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做出了开宗明义的断言，即文化艺术品就是一种商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并对其批判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这固然体现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伟大之处，但更可贵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以此而继续深化，他们以商品性为切入点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揭露了由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的商品化所引发的其艺术性的衰微，阐明了大众文化对人的操控以及对大众心理所进行的控制，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社会的丑恶本质。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就注定了它与文化性、艺术性是不兼容的，而模式化、伪个性化就是这种不兼容的具象化表现。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多重批判来看，以经济学角度的批判是批判的突破口，艺术领域的批判是在经济学角度的批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进行深化，是以经济学角度的批判逻辑投射在艺术领域而进行的有所侧重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最终都归结到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欺骗性特征的揭示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统治者利用大众文化欺骗、操控和统治大众的揭示，呼唤大众能正视并认清大众文化本质，保有自由选择和自我决断的能力，坚守否定和批判意识，从而以文化批判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开创性，其理论观点也具有科学性。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艺术品能成为商品。依据马克思发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的，都是永恒发展的。文化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以前，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使用的需求，那它就不是商品。如

果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丰盛无需交换的阶段，商品也会随之消失。置于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当今，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大众的需求，文化产品生产愈发向市场靠拢，当文化产品与经济效益挂钩，多样性、个性化的内涵就会被全面商品化，这样看来某些文化产品成为商品已经是毋庸置疑的。

4.1.2 理论阐释的深刻性

法兰克福学派总结出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均质化和模式化的特征，由表及里揭开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的真面目。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电视剧及报刊、广播、广告等，乃至多种休闲娱乐方式。法兰克福学派从这些多样且不同的现象中抽取其共同的本质，作为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这就使得其理论观点本身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商品经济中的文化产品，无论它的呈现形式是如何的多样，它的表现形式是多么的不同，只要当利益标准、物化机制、交换原则渗透到其中时，这样的文化艺术产品就已带有同一化，雷同性等特征。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因为捕获了变化着的现象背后的本质，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理论具有广范围的适用性。透过不同形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可以发现不仅它们表现出的商品化、模式化的特征相同，其功能也近乎相似。一方面，大众文化产品满足了大众对实用性、娱乐性的需求，让大众获得即时逃避式的快感的同时也剥夺了大众自我反思与理性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裹挟着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通过现代媒体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电子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中，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正逐步扩张至全世界。针对这种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论论述为我们形成对当代大众文化的认知提供了警示意义。比如电影的呈现，依托现代传播媒介人们可以在电影院欣赏来自全球各种类型的电影作品，人们在观影中被曲折离奇的故事编排所打动，被承载有高科技含量的影技特效所吸引，人们沉浸在精彩纷呈的电影盛宴中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放松。但是电影除了自身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以外，它自身还承载并传递着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消费观等以电影为媒介渗透进人们的思想，这时就应当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镜洞察出电影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敦促我们要保有一种意识，即面对当今琳琅满目的大众文化产品时，不能仅仅沉浸在它所提供的多种形式的娱乐消遣中，更不能以娱乐消遣而逃避现实丧失自主性，而应当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度的认知，提高对大众文化的甄别能力，做到不盲目接受、不沉迷其中。

4.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缺失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于它所产生的时代而言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但理论深刻之处往往也会有局限之可能，它的局限之处也是需要进行反思的，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2.1 消极被动的大众观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里，他们将大众归为沉迷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而失去自由解放精神与灵魂的，彻底失去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只会认同现实毫无批判精神的盲从之众。这样的人只会贪婪地享受资本主义社会下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而失去追求独立思想的“单向度的人”。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直接降低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有效性。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文化消费中，普通大众也于无形之中左右了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甚至从更大程度上来说，人民群众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才是推动文化创造与文化创新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辩证分析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创造和决定消费。另一方面，消费对生产具有巨大反作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同样适用。具体到大众文化上，生产者确实可以按照统治者的要求生产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但大众并不会完全按照生产者所期望的进行消费。如果生产者要想真正把大众手中的钱赚走，那么就需要满足大众期待的等价的交换价值。可见，在文化产品消费的环节中，大众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的无自主性的个体。即使是在文化工业模式化与均质化的背景下，每个人面对这些文化产品时都会因为各自文化传统和受教育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审美观感。特殊性不会因为普遍性的普遍而消失，生产者还是要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大众虽然没有太多的参与权，但在文化消费的环节，他们却可以通过自己消费所期待的同等的交换价值标准施加一定的影响。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因否定大众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进而认定大众是毫无自主选择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短视和盲从之众是偏激且消极的。

4.2.2 悲观的大众文化观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商品价值规律贯穿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标准、物化机制、交换原则不仅充斥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艺术品被全面的商品化，文化的艺术性被资本主义文化机制所驯化，精神萎缩、艺术衰颓已非盛世危言。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的批判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此种偏激且近乎决绝的批判态度也凸显了其理论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垄断阶段，追逐经济利益是衡量一切活动价值的首要尺度，无论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是文化产品的生产都逃不过市场

机制预先设计的轨道，金钱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被湮没在金钱横流的浪潮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在商品价值规律强大的渗透作用下刻上了商品的烙印。这样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就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是正是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使得其艺术性消失殆尽，因而对文化产品的商品性进行决绝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合理且深刻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与文化产品艺术性衰颓，两者的关系是否是必然关联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与生产应该是与物质产品是相分离的。文化产品的商品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是近乎普遍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自有的艺术性不可以和商品性共存。对此，马克思曾说道于观众而言，演员的身份为艺术家，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于自己的企业主而言，就转换了身份是生产工人。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对文化艺术性的同化腐蚀，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文化艺术所内含的自由创造精神能够对异化的现实作出批判。在他看来，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艺术性是内在统一的，好的文化产品是能够以自身蕴含的艺术性为武器抵御商品性的同化的，而不是被商品性消解。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缺乏辩证的眼光，他们只看到了大众文化商品性与艺术性的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绝对化的夸大，而忽视了商品性与艺术性的同一。

4.2.3 片面的文化价值观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受教育背景的影响，基于文化贵族制高点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全面批判大众文化。这种全盘否定的精英主义的文化态度使得理论与大众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无法贴近大众，依靠大众，自然偏离大众文化大众性的研究。对于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非辩证态度也使得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的非辩证的态度体现在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上。他们以精英主义文化态度自居高度崇尚精英文化，坚持只有精英文化才能展现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才能激发人们的自由意识与批判精神。而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早已经将艺术性吞噬，它只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控的巩固现存统治秩序的黏合剂，使人们完全丧失自主选择能力和否定精神的迷魂汤。他们全面否定大众文化的态度是未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的，也未能合理地解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这一对矛盾。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作为矛盾的双方，对立性是一定存在的，但我们更强调的是对立基础上的同一，它主张矛盾双方交流互鉴、互利共赢。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一方面精英文化有利于促进大众文化人文精神的跃升，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在精英文化的循循引导下成为大众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媒介。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有助于精英文化走出象牙塔贴近大众，起到启蒙大众

的积极作用并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和欣赏。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总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置于绝对化的矛盾对立面,这使得他们的批判理论仅仅是基于理论的层面批判而并未在实践的层面给予可行性的现实出路,在绝对主义的制约下成为“乌托邦式的救赎”。

4.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意义

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贡献和理论缺失的反思,可以看到的是,这一理论虽然筑起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高地,但仍然也存在着无法被忽视的偏激与狭隘的方面,其悲观消极而决绝的批判风格使得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而遭受质疑与诟病。但这一经典文化批判理论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没有被历史所埋没、所排斥,相反的愈发在时光的洗礼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置于当下显现出更为贴近时代的现实意义。

4.3.1 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反思

(1) 大众文化研究要坚守批判精神

亲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所充斥的物化机制、精神萎缩、道德失范等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刻批判。毫不夸张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挥的更为深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因为这种决绝的批判性在众多西方文化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前,在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背景下,批判精神仍然显得弥足珍贵。

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萌生发展起来的,它平易近人的文化表现形式,轻松愉快的文化表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凭借着利润效果和现代传媒迅速播散,客观上操纵着文化主流,诱使大众丧失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能力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当物欲熏心、物欲纵流、物欲至上渗透到本该承担着启蒙心智的文化领域时,文化焦虑、人性堕落、道德滑坡就已非危言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全然不顾大众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不理智的,就此彻底否定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不明智的,文化的批判精神就是十分必要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坚守批判精神,就是为人们在文化消费中指明积极的方向,纠偏大众文化错误的发展方向,缓解文化焦虑,营造和谐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氛围。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延续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遗憾的是他们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没有落实在实践层面,就使得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建构性不足。因此,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不是一项全盘否定性工作,而是一项由理论指导实践的构建性工

作，是针对文化研究过程中大众文化凸显出的负面影响进行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为大众文化的建设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使人们能用自我决断的资禀跳脱出物欲的沼泽，获得精神的澄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2) 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要崇扬人文精神

文化最本质的意义是“化人”，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精神追求。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文化模式，人文精神必须融入于其中。只有我们在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过程中坚守人文关怀，才能让大众文化在现代物欲社会的泥沼中仍能保持自身。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多维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与拜物性消解了文化产品的艺术性与大众的自主能动性。这种文化所带有的逐利性的价值追求最终会使其蕴含的人文性因素瓦解，剩下空空没有灵魂的物质的皮囊。诚然，大众文化在人文性因素方面缺失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非意味着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是无法融合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生产的水平和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化社会的衍生物。和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贴近大众，表现内容来源于大众，表现形式能获得大众极高的认可度。就某种程度而言，大众文化能成为大众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媒介，为大众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源于大众无距离的文化传播方式相较于自上而下的精英教育更能体现出个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同时也体现出大众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从宏观角度来看，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内容上与金钱相联结，但本质上仍有能让人精神上获得关怀的一面。因此，在当今现代社会，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与批评并不是一种全盘否定性活动，而是给批判性活动注入人文精神，赋予人文关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要重视文化产品中的人文价值，只有饱含人文关怀的文化产品才能使大众在享受文化的同时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指引。

4.3.2 对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启迪

事实上，没有一种文化能够独立于其他文化，不受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存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与整合。我国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在观念形态上要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内容上是博取古今、中西文化之长的融合文化，是一种既能满足娱乐性需求又能兼顾发展性需要的主体性文化，是一种既满足经济稳健发展又利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的效益性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与其他文化的借鉴与整合。

(1) 引导大众传媒，实现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契合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转折关头，主流文化一方面更新观念，与大众文化相互融合，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规范大众文化，保证其与主流文化共同发展，坚守舆论宣传导向的主阵地作用。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主流文化正改变以往单单说教的方式，而是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借鉴大众文化的包装，以一种更年轻化、接地气的、赢得大众的独特表达方式增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在大众文化的世俗平民化与主流文化的理想规范化之间寻求了一定的契合和平衡。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日益整合体现在一系列起到“润物细无声”作用的弘扬主旋律的优秀文化作品上。爱国主义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让人共情的力量，大众传媒在主旋律表达上的方式创新赋予了爱国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新中国 70 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七位导演分别选取了从建国到近几年的截点性事件作为大的时代背景，对推动这些历史性时刻或者被其影响的“无名”个体进行歌颂，进而映射祖国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和繁荣兴盛。“祖国”这个观念在这部影片中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再次印证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平民化世俗化的表达方式是可以结合统一的，严肃性与娱乐性是可以兼容的。大众文化朝着主流文化确定的价值导向健康有序发展。2019 年 2 月 3 日至 10 日，央视新闻频道全天候播出系列视频快闪——“我和我的祖国”，从充满书香的校园到成都宽窄巷子的街头，一瞬间在中国唱响。红色歌曲加持 APP、VR、快闪、抖音等多元化的传播媒介，实现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创新。通过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充分激发了人们深植于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用熟悉的旋律让每一个中国人有更好的代入感，从而激荡时代的声音，沉淀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的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大众文化产品以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在潜移默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是反映社会存在的，并且从根本上说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大众文化若能在主流文化的规范引导下实现与主流文化的契合并与之共同发展，那么作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必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彰显中国特色，实现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批判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均质化、平面化、齐一化，在市场机制同化下的商品性消解了艺术性与独特性，这同样是我国大众文化建设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使我国的大众文化赋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大众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大众文化作为贴近广大民众的文化形态，其发展吸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明成果，与传统文化资源息息相关。大众文化轻松质朴的文化形式为与刻有中国印记的厚重沧桑的传统文化内容搭承了更好的传播载体。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日渐整合趋势体现在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利用及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馆藏包装。

故宫文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下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代化建设所开发利用的最好例证。故宫文创是故宫博物院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结合大众需求，兼顾实用性和艺术独特性，创造性的整合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挖掘文物的思想内涵最终以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实现文化资源产业化。故宫文创产品涵盖故宫出版、创意生活、紫金服饰、故宫壁纸、故宫游戏，将故宫元素运用的淋漓尽致，满足了大众丰富多样的消费需求。截至 2017 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经突破 10000 种，文创产品收入就已达 15 亿元，故宫文创的使命不仅是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效益，更多的是传播人文情怀，提升民族凝聚力。例如故宫刊物《传心之美》，它是“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的配套图录，其中展品有印证中梵友谊的礼物，表达着两国首脑经常谈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正如书名“传心之美”一样，让艺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启蒙心智，传播文明。故宫文创在对传统文化合理继承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特色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整合，使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时不仅能够获得在感官的享受，而且能够切身感受到紫禁城中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遗产，使更多的人在享受文化的同时又能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使大众既能弥补自身的精神空白又能将这种人文关怀接续传递。

(3) 凸显人文关怀，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契合

在人类社会文化全球化进程深入的大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发展为各种文化形态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整合，一方面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思想支撑、知识动力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需要从精英文化中吸取更多的思想内涵。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相互渗透与相互补充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是两者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共赢互通，而绝非是相互消解与否定。因为思想内容的内涵性与手段形式的娱乐性是可以兼容的，通过过程的娱乐性最终达成启迪和教化的目标。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在建设人文社会方面，在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和精神境界方面，精英文化的作用都无可替代。随着中国大众文化大潮的澎湃来袭，精英文化要始终保持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改造和积极建构，为大众文化注入丰富的思想内涵，凸显大众文化产品的人文关怀。因此，唯有大众文化的精英文化的有机契合，才能实现寓教于娱又以文化人。

面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碰撞与整合的趋势，虽然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在着力凸显民族性，但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它仍然影响并受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可以为大众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西方大众文化包含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对此我们要取其科学与理性之合理要素，抵御唯金钱至上的糟粕成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4）坚守文化价值取向，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作为体现大众生活样法的大众文化不仅反映了现代人的文化精神，也反映了人的存在状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凭借它特有的平易近人的娱乐休闲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伸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空间，满足了大众从注重生存转变到注重生活质量的要求，展现了对大众的人文关切与人文关怀。坚持人本主义，坚持用人民创造历史的价值取向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道路。

大众文化中的商业性使其屈从于利润动机，大众文化生产者关心的是获得的利润，而很少关心蕴含的人文精神内涵。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还需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平衡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支配和引导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坐标，推动真善美的文化发展，抵制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假恶丑的文化。为人民群众奉献精神食粮、提供完备的文化硬件，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国民素质，着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大众文化不仅促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还推动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产业，这些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平衡优化物质产业与文化产业结构，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只是应当正确引导大众消费文化产品，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因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的发展可以为后者注入人文精神，后者的发展也可以为前者提供物质支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我国建设的两个支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中相互配合、相互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5）拓宽文化资源开发路径，以内涵丰富、贴近生活的大众文化产品奉献人民

我国大众文化应当力求创造完全植根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在性的文化，真正体现大众文化主体地位的文化，这就需要大众文化工作者不能只为了经济利益而生产媚俗低俗的取悦大众审美的文化产品，而是在具有强烈人文责任感的同时充分发挥引导者的作用，用富有人文精神的有品味的大众文化产品引导大众的审美不断向高尚文雅的方向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而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广度，而档案文化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一种形式，它的有效开发利用不仅可以激活档案的潜在文化价值，实现大众文化资源的多样化扩充，还可以将承载着珍贵的社会记忆和丰富的文化内容最大限度的共享

化，以平民化的文化内容实现深度滋养大众文化的目的，以达到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的互惠共赢。

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化模式给文化及精神层面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消费型文化的膨胀发展和浮躁庸俗的社会风气使人们心灵寄托的诉求被压抑，以此，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审美功能亟需提升，通过档案文化资源实现加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上海市档案局馆参与拍摄的《装饰派建筑艺术在上海》、《外滩建筑》等专题片，引起人们对建筑艺术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参与拍摄的12集专题片《故宫》使昔日皇家秘档成为大众的文化热点；中央档案馆拍摄的专题文献片《伟大长征》，使人们再一次深深地被长征那坚忍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撼动；台湾数位典藏计划，基于数字化平台、档案复制缩微技术、三维摄像技术等手段，将出土的古老器物等十五项主题成果进行真实的还原后建立后设资料并采用鲜明生动的动画进行演绎，吸引着不同年龄段大众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大众文化与档案之间有着平民化的共性使得二者有相互融合的基础。大众文化从档案文化资源中汲取有利于提升其精神内涵的部分，一方面可以消减与抑制大众文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弊端，实现大众文化和谐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非灌输式的审美教育，人们会逐渐节制对物质的欲望而重塑精神面貌，有助于审美判断能力与审美反思能力的跃升。

以档案文化资源融入大众文化，创造出贴近大众又贴近生活的、来源于大众又提升大众文化品位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唯物史观的向度来看，这生动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文化创造与文化创新的决定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立足于人民的需要创立出多种多样的大众文化形式，使其具有贴近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品格。

^① 赵雄, 李国荣, 伍媛媛. 档案文化建设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近10年全国档案编研开发工作的回顾与思考[C]. 第4届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 2014.

结 论

在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诸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因其独一无二的批判风格和魅力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该理论为起始点分析我国大众文化问题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大众文化研究之路的开启是在对这一经典理论阐释与参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方面这一经典理论下的大众文化特性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所表征出来的特点有着近似的地方，以这一经典理论为镜能够使我们洞察并透视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而尽可能规避大众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完善，大众文化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化文化发展格局的形成，既丰富了文化发展模式，又为大众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形式和宽阔的消遣空间。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思想碰撞不仅使人们拓宽了视野，还打破了僵化固守的思维方式，以一种现代化的观念适应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大众文化中，人们放松身心，获得精神的愉悦，以一种更主动、更自由的生存方式减缓当下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对以商业化娱乐化为最终目的的大众文化保持警醒。以利益为驱动的大众文化自发的产出一些媚俗、低俗、庸俗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以程式化、模式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消磨掉了文化创造性的内涵和属性，瓦解了大众对现实的反思批判能力及对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向往。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聚集性凸显文化异化现象的背后的大众文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他们期望以此种文化批判使文化还原其超越性的本质，唤起人们对自由主动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如此便实现了以文化批判为切入点进而深化至社会批判的目的。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因带有的片面性、偏激性、悲观主义色彩而遭受质疑与诟病，但它仍然为中国学界展开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或借鉴、或参考、或警醒、或规避的底本，法兰克福学派所坚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批判精神在这个时代仍然熠熠生辉。在当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印记的大众文化过程中，我们应当坚守其文化理论批判精神并汲取批判内容中的有益部分，不再禁锢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批判模式，建立一种崇扬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互动式的文化研究与批评模式，润化、匡正、指引大众文化的发展，使其成为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力军。

参 考 文 献

一、中文文献

(一) 著作

- [1]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左晓斯等译.单面人[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2]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尔多诺著,洪佩郁等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
- [3]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出版社,1993.
- [4] 洪晓楠著.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7.
- [5] 洪晓楠著.哲学的文化转向[M].人民出版社,2009.
- [6] 洪晓楠,邱金英.当代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8.
- [7] 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述评[M].三联书店,1980.
- [8] 江天骥.法兰克福学派一批判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9] 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10] 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1] 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出版社,1990.
- [12] 陈士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 [13] 杨小滨.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三联书店,1999.
- [14] 马丁·杰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5]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下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16] 沃林著,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M].商务印书馆,2000.
- [17] 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M].三联书店,2003.
- [18] 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19] 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0]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二) 论文

- [21] 陈立旭.《理解大众文化》与当代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13(4).
- [22] 王凤才.“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影响[J].岭南学刊,2002(4).
- [23] 马驰.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J].学习与探索,2004(3),95-100.
- [24] 郑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及其现实意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7(4).
- [25] 陈将鹏.当代视域中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 [26] 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12-15.
- [27] 于文秀.经典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J].学术界,2003(4),241-251.

- [28] 胡志军.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比较研究[D]. 复旦大学, 2013.
- [29] 孔繁俊. 新媒介与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之视角[J]. 中国传媒科技, 2013(12), 131-133.
- [30] 李珺君. 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D]. 中南大学, 2011.
- [31] 邹一. 大众文化的审美存在与审美现代性批判[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09.
- [32] 李红岩.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 [33] 江怡. 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 [34] 邹广文.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 [35] 陈玉霞. “机械复制艺术”与“文化工业”——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之比较研究[J]. 理论探讨, 2010(3).
- [36] 陈振明.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了的文化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J]. 哲学研究, 1995(11).
- [37] 尤战生. 非文化与反大众: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45-50.
- [38] 陈学明.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 江海学刊, 2000(5).
- [39] 萧俊明.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解读[J]. 国外社会科学, 2000(6).
- [40] 詹艾斌.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学术论坛, 2004(5), 170-173.
- [41] 贾明. 对大众文化批评及大众文化特征的思考[J]. 社会科学, 2004(11), 114—118.
- [42] 尤战生. 大众文化与心理控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心理学维度[J]. 山东社会科学, 2003(5).
- [43] 林力.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D]. 厦门大学, 2007.
- [44] 代海燕.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D]. 中国石油大学, 2008.
- [45] 徐雪平. 批判与反思—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 [46] 邹广文. 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文化定位[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6).
- [47] 周爱玲.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 2019.
- [48] 张雪梅.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 [49] 李小娟.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北方论丛, 2001, 04.
- [50] 洪晓楠 李红岩.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论定位[J]. 学术交流, 2006(7).
- [51] 赵勇. 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J]. 文学评论, 2004(3), 63-70.
- [52] 陶东风. 文化批判的批判[J]. 天津社会科学, 1997(3).
- [53] 金民卿. 后现代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发展[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 [54] 邵培仁 李梁.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3).
- [55] 张羽佳 曲径.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得与失[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

(三) 报纸及其他文献

[56] 赵雄,李国荣,伍媛媛. 档案文化建设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近 10 年全国档案编研开发工作的回顾与思考[C]. 第 4 届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 2014.

二、外文文献

[57] Heber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 Boston:Beacon Press, 1991.

[58] Baykurt Burcu. Book review: Revisiting the Frankfurt School:essays on culture, media and theory[J]. College&research libraries news, 2013.

[59] Floyd Brent. A farewell to Freud: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psychoanalysis[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2007.

[60] Bernhard Forchtner. Critique,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1(8). 1-14.

[61] Bratches Reed. The Modern Metropolis:Digital Cultur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D]. Dartmouth College, 2018.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启示.仲晓萌 大连理工大学网刊, 2020 年
(毕业论文第三章及第四章第三节)

致 谢

转眼间又到了毕业的时节，有着许多的难忘，有着许多的不舍。第一次孤身一人来外地求学，在这个浪漫的城市，弥漫着人文感的大工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三年时光，这三年里所有的经历都值得珍藏，值得感恩。在这里向始终关心我的老师、朋友、家人表达我最真挚的感激之情。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洪晓楠老师，能成为洪老师的学生可以说是人生中极为幸运的事情。学习方面，老师在论文选题、开题、中期预答辩、答辩的过程中，都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指导，指导我论文框架的搭建，给予我修改的思路，并借予我诸多参考书籍。思想、工作、生活方面，洪老师始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理论学习、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指导让我始终铭记于心，是老师学者的博识，师者的风范和智者的气度让我为成为像洪老师一样的人而不断奋起前行。同时，还要感谢蔡后奇老师对我论文的悉心指导，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感谢胡光老师、王飞老师、关巍老师、李雪梅老师、王娜老师、刘鹏飞老师、张超老师、周婷老师、王一老师、王圆圆老师对我论文给予的宝贵意见和指导，让我深受启发。愿我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老师，感谢您们专业知识的传授以及论文各个阶段给予我的修改建议；感谢同学们，相识相知相会于大工是何等的缘分，大家一起上课、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充实并点亮了我的研究生生活；感谢师兄师姐们，无论是在学习经验方面还是在生活琐事方面，你们都如哥哥姐姐般的帮助照顾着我，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爸爸妈妈对我考研的大力支持及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是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奉献才有我今日的成绩和荣光，接下来我将勤勉的工作，努力用所学奉献社会，用更为实际的行动感恩和报答他们。

不愧于社会，不负于时光，不流于形式，不畏于自我，愿未来可期！

作者简介

姓名：仲晓萌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93年12月

民族：汉

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简历： 2012年9月-2016年6月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档案学 学士
2017年9月-2020年6月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

